

詩語背後

南頭古城：悠悠千載啟新帆(上)

山悠悠，水悠悠。
片片風帆出九州，
踏破天邊頭。

天盡頭，望南頭。
點點寒星伴月鉤，
最牽遊子愁。

深圳地形東西狹長，南頭古城位於西南端的南頭半島上。半島如巨鑄入水，東瀕深圳灣，西臨珠江口，南向伶仃洋。古城的故事，可以追溯到三國時期這裏出現的小城鎮。東晉咸和六年(331年)，析南海郡東部置東官郡，下轄六縣，南頭屬於其中的寶安縣，並作為最初的郡治所在地。後來，隨着海洋和邊防政策反反覆覆，東官郡數次拆併、更名和廢立，南頭古城一度沒入歲月的塵埃。

南頭重新進入歷史視野，已是明萬曆元年(1573年)。那一年，發生了兩件當時也許算不上特別重大的事情，今天看來卻比萬曆皇帝登基還重要。而且有意思的是，這兩件事竟與筆者發生了關聯。

第一件事，四川瀘州某釀酒作坊(現瀘州老窖公司的前身)建了一個窖池群，連續使用至今，並因此誕生了一款濃香型名酒——國窖1573。作為雜飲主義者，我什麼酒都可以喝，但對國窖1573情有獨鍾。中國白酒以清、濃、醬為主體香型，濃香酒因其特殊的製作工藝，口感綿柔，層次豐富，回味悠長，天生有一種思鄉懷舊的調性。因瀘州老窖歷史悠久，濃香型又稱瀘香型。幾年前曾作過一首絕句，描述品味濃香酒的口感和文化內涵：

千年老窖釀知己
萬里鄉思望月圓
淺啜低吟知味否
九分甘洌一分綿

第二件事，就是南頭古城重出江湖了。當

時，新皇即位，持續數十年的開海與禁海之爭剛結束不久，被稱為中國古代海洋貿易絕響的「隆慶開關」方興未艾。為順應開放海禁的大形勢，加強海防和海上貿易，新安縣從東莞縣析置獨立，轄地包括今天香港全部、深圳大部及東莞小部分地區，縣治就設在南頭。時隔800餘年後，這裏終於又有了縣級行政建制，朝廷賜名「新安」，取「革故鼎新，去危為安」之意，南頭古城也因此被稱作「新安古城」。

於我而言，新安者，心安也。自40歲從北京南下，在香港生活了16年，然後轉崗來到深圳。所謂此心安處是吾鄉，這方源於1573年的水土，勢必成為自己人生旅途最久的棲息地。剛到深圳不久，就慕名前往南頭，去感受這座號稱「深港歷史文化之根」的古城獨有的韻味。作為深圳城市的原點，它見證了城市中心的形成、東移與回歸。從南頭古城的滄桑巨變中，我重讀了深圳和香港的雙城同源流變，重讀了古老的海上絲綢之路，也重讀了粵港澳大灣區和「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不久前，在中英街歷史博物館看到一張複製的老照片，展現了1899年中英兩國特使勘界豎碑的場景。畫面中，英方代表駱克(時任港英政府輔政司，香港灣仔有一條以他命名的街道，是著名的「紅燈區」)趾高氣揚，中方代表王存善(時任虎門同知，管理廣州稅局)神情沮喪。這本在預料之中，可令人意外的是，並沒有正式的界碑，「大清



◆中英兩國特使勘界豎碑場景(局部)。

作者供圖
國新安縣界」七個大字寫在一塊長條形木牌上。給人的感覺，與其說是兩國勘界豎碑，不如說更像民間社團插個牌子舉辦一場臨時活動。這很不符合英國人做事的習慣，據有關記載，他們每次簽訂拓殖佔地條約後，都會慎重其事地舉辦一個儀式，所有文書器物都不能馬虎，以彰顯大英帝國的尊嚴。

這次對新界的佔領，使英國管治的空間在原來香港島和九龍半島的基礎上，一下子擴大了8倍多，香港這類「英國女王皇冠上的明珠」更加耀眼。勘界豎碑是何等重要的儀式，沒有理由如此敷衍。事出反常必有妖！據深圳文史學者南兆旭先生分析，由於簽訂合約與舉行勘界儀式相隔數月，製作石碑時間之不足可以排除，英方真正的意圖呼之欲出：此次勘定的界限並不是最終版本。

事實上，人稱「中國通」的駱克在《香港殖民地展拓界址報告書》中明確指出：「讓一個中國城鎮出現在英國領土邊沿近在咫尺的地方，其不利之處在九龍城問題上已經有所體現，該城多年來一直是一個無止無休的麻煩和香港及中國政府間經常發生摩擦的根源。如果允許深圳留在中國領土內，歷史肯定會重演的……重要的是應該將深圳納入租地內。」隨後，駱克經過反覆踏勘擬出了「理想的」中英邊界，那是一條沿山脊而行的自然邊界，竟與1980年代深圳特區「二線關」高度重合。如然，新界將再擴大300多平方公里，南頭也將劃入英界，新安縣不會留下2/3，而是半壁河山落入英國人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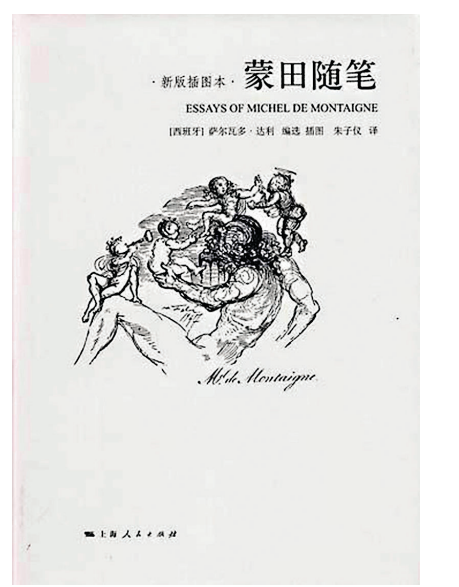
陰差陽錯，英國人的圖謀沒有得逞，歷史把南頭和深圳墟都留在了新安。南頭繼續作為縣治存在了半個多世紀，直到深圳墟因廣九鐵路開通而日漸繁榮，城市重心東移，寶安縣(新安縣1914年恢復寶安舊稱)1953年將縣城遷至老東門。

字裏行間

躲在塔樓成一統

除了褚威格的《感謝蒙田》外，還有部彼得·博克的《蒙田》(孫乃修譯，北京：工人出版社，1985年)，都是值得一看的蒙田研究作品。不過，我始終喜歡褚威格所寫的傳記。蒙田的一生(1533-1592)，有個輝煌的10年。1571年，他38歲，隱居在蒙田古堡，專心寫作，為期十年。他躲在塔樓裏，終日面對他的書壁，伏案書寫。他這塔樓書室，只是登上幾級盤旋樓梯，就再也聽不見樓下的嘈雜聲和談話聲。他說：「我有一顆柔弱的、很容易被攪得不安的心。」所以他更靜。書室是圓形的，除了書外，什麼也沒有。這裏是他的王國，「我要作為絕對的統治者在這裏支配一切。」

他開始寫《隨筆集》。《隨筆集》共107章，字數百萬，各章長短不一，論者指結構疏朗自然，把自己在智力和精神上的發展歷程，為後代留下了極其寶貴的財富。然而，蒙田對自己的作品，並非那麼鍾愛。他清心直說：



◆隨心所欲的「塗鴉」，成了不朽之作。 作者供圖

「當我重讀我所寫的東西，連我自己都不喜歡，興味索然。」

又說：「我絕不是一個作家。我所做的事只是寫出我自己的東西。這是我唯一的使命和神的召喚。」

世事往往就是那麼奇妙。一個寫作者，只是記下他的讀書、思想的心路歷程，文字毫不嚴謹，甚至不合文法，只是隨心所欲的「塗鴉」，就成了不朽之作，也影響了不少的後來者、大作家。而最好笑的是，文章本不欲出版，但卻出版了，而且得到好評。蒙田既反對做一個作家，只是做個塔樓的書迷，為何將文字印成兩冊出版？他的回答是：想要看看自己是什麼樣子。

這是矯情和自飾？不知道。跟着以後的隨筆，他便正襟危坐，不再不經意地書寫了，連標點符號也一絲不苟。

躲在塔樓成一統。蒙田當初是想不到的，他只滿足於書海裏。他說，年輕時讀書是為了炫耀知識，後來讀書是為了變得更有智慧，而現在讀書只是為了更多的愉悅，絕不是為了功利。他博覽群書，養成了他的思考能力，下筆自有神。《隨筆集》能不朽，相信他絕對想不到。

彼得·博克的《蒙田》，共分十章，將蒙田的生平與時代縷述出來，最重要還是對蒙田的人文主義、懷疑主義、宗教態度、政治態度、美學觀念來細細分析一番，既有學術性，又有通俗性，頗堪一讀。譯者孫乃修說：

「這本數字數不多，但容量卻不少。它會向讀者打開一個心靈的世界，一個幽居獨處，富有反思精神的思想家的靈魂和性格，法國十六世紀的一個極富人間情趣的怪才的那種精神特質……」

將蒙田說成是「怪才」，我完全不贊同。我每次看蒙田，便想起中國古時那些隨心隨見隨思而寫的中國筆記文。

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的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迷失中的粵語



世界上，方言無數，部分「已消失」，部分「消失中」，部分「迷失中」。「已消失」的，是因為這個方言本身已失去存在價值。淺層的原因是，世上已沒有人懂得用這個方言來溝通，即是，可以給其他具備較好溝通能力的語言所取代；深層的原因是，這個方言本身不具備存在價值，即是，可以給其他具備實力的語言所取代。「消失中」的，是因為愈來愈多人用這個方言來溝通，意味着其存在價值愈來愈低。「迷失中」是「消失中」的前奏。所謂「迷失」，不同「消失」，前者指「似在還失」——不少人使用着某個方言，用的人卻沒好好的「看顧」着它，無形中把它推向消失之路。

現況顯示，粵語雖則是方言，但是在使用度及流通度上，只是低於英文、普通話、西班牙文、葡萄牙文。隨着中國國力大增，與粵語同語系的普通話，滲透力不斷擴大，粵語有可能在若干年後被「消化」；與中國歷史上，外族漸漸被漢族同化的情況同出一轍。隨着時代巨輪的推進，部分不具備時代感的粵語遭自然淘汰是很正常的；不過如果，別具意義的也遭遺忘或被誤導，那真是很可惜的了。

作為一個長期對「粵語保育及傳承」身體力行的參與者，筆者深明何者為推行此項「工程」的適當人選以及應有的態度。在人們第一個印象中，「中文人」如：中文老師，大專系中文系講師、教授和中文學者等，正是不二之選。這也難怪，「工程」中涉及文字且須有一定的文筆。基本上，粵語的用字是漢字，大部分的語料亦是建基於中國文學，所以把它看成中國文學的一部分當不為過。然而，它是一種方言，所以不少語料與日常生活環節息息相關。為此，如有「中文人」硬以純中國文學的思維去理解或詮釋粵語，產生謬誤是在所難免。誠如學識愈高，人愈離地，而「中文人」一般都擁有良好的背景，與民情脫節是意料中事。

(愛理不理)等。今時今日，如去告訴人們完全不是這回事，有多少人可或會去接受呢？約定俗成有問題嗎？從學術的角度，讀「正音」絕對態度正確；但在溝通的層面上，那些所謂「俗讀」，如：「時諫」(「時間」正讀「時奸」)、「報罕」(「報刊」正讀「報看3-1/hon1」)、「旁晚」(「傍晚」正讀「磅晚」)、「預快」(「愉快」正讀「如快」)、「擾怪」(「妖怪」正讀「腰怪」)等，還是有必要保留的，視之如洪水猛獸則未免矯枉過正。長遠來說，在保留「俗讀」、「俗寫」(借字)的基礎上，一般人如能保證語料精準詮釋以及正確應用，已大致滿足到「粵語保育」的理念了。回看整個文化界在二三十年間圍繞着頂多一百幾十個讀音來爭議，不是虛耗社會資源，是什麼呢？

對於「本字」的考究，筆者雖認為這非「工程」中的頭號工作；如可能從「正途」尋得本字，實有助理解當中意義，與此同時也可一窺「造詞」的背景或社會的精神面貌，從而加深對過往人民的生活和中國文化的認識。很不幸，歷來的尋「本字」參與者一致認定「粵語古雅」的屬性，而在每多生僻的「古字」堆中翻閱，遇上略有近音或近義者，就揪出來作無限引申，為數不少的古靈精怪的所謂「本字」、「本詞」、「本句」(如：龔(筍)、鶻突(核突)、佻佻(他條)、鶯(憐憎)、黻(爆拆)、「打麻爐」(打邊爐)、烏糞糞(烏sir sir)、籟酒酒(籟立立)、黑癩癩(黑猛猛)、號號綽綽(音[kik lik kak lak])；林林總總，瑣碎之意)等，遂在坊間廣泛流傳。

《中英聯合聲明》於1984年12月19日簽訂後，香港人普遍認為「回歸」會對粵語的存在性有一定衝擊；由那時起，社會上悄然刮起了一股「粵語保育」風。有行外或充內的人，也有沽名釣譽的「中文人」，看準了香港人對粵語的情緒結，一窩蜂的打着捍衛粵語的旗號去進行相關搞作，如：開網誌、設網站、寫報紙、出書刊、電台講、電視演，賺了不少香港人支持的同時也帶來一定的名與利。無可否認，在這十多廿年間，對「粵語保育」的關注度提升了不少，可當中的內容大多是你抄我襲，且沒有認真地去對坊間流傳的語料作出驗證或進一步研究。可以這麼說，這股不良風氣已牢牢地植根於人們心中，粵語的發展就此走向「迷失」，而「消失」只是時間的問題了。

姓名館

◆王正亮

最能軟着陸的杯酒釋兵權(上)

王正亮，在父親耳濡目染的熏陶下，初中已接觸玄學，後得佛法老師傳授陽宅風水及文王卦。直到2013年，通過禪定悟出與際遇相應之姓名學，依此因緣，公開奧秘，望有緣人得到裨益。

在歷史長河中，成也「人」，敗也「人」，所謂人難比皆是！正如後周君主柴榮(己辛)對趙匡胤(辛丁庚)恩重如山，是生人伯樂。但時也，時勢做英雄，柴榮一死，正是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後周的基础變成了趙匡胤的資糧。

但時也，時勢做英雄，柴榮一死，正是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後周的基础變成了趙匡胤的資糧。

(一)後周君主柴榮，五行組合「己辛」，土生金，而趙匡胤的辛金進入了柴榮的既是內卦，又是外卦，既是自己的班底，自己人，但亦保持一定距離。但由於土生金，自然也是趙氏的伯樂。

(二)而趙普則與趙匡胤同屬辛金，皆是務實主義者，自然甚為投契，但基於兩個為「爭」，加上丁火剋辛，自然也是趙匡胤的壓力來源之一！當然丙辛合、故趙普甚得丙火的杜太后信任。

來鴻

◆管淑平

秋深露重曉寒輕

「寒露寒露，遍地冷露。」露水，是秋天行走的印記，從先前的露凝而白到如今的露凝而寒。正如一葉落而知天下秋，寒露的到來則說明秋已深深、冬冬也不在不遠處。大抵就是在早上醒來的時候，被從窗玻璃框的縫隙中使勁兒擠進來的風淋了一臉的涼意，才覺天氣的變化竟是這般的匆匆。

寒露，作為秋季的第五個節氣，來得卻很是低調。露水一起，秋風一降，天氣一涼，再翻開着日曆，才猛然發現自己已經走在了詩情畫意又簡約真實的寒露節令中了。記得小時候，每每時至寒露，早晨一出門就會看到鄉間路邊的野草、田間的蔬菜它們的葉子之上，都便布滿了大大小小的晶瑩剔透的露珠，在陽光的投射之下，散發出七彩的光芒，

煞是好看。倘若在田間地頭走走，一不小心還會打濕了鞋襪，露水的寒涼順着空隙就鑽了進來，一陣陣的，直達身心。從遠遠的山頭偶爾傳來的幾聲清脆的鳥鳴，也彷彿含了露水，就是那一滴滴的小露水，清而冷，細而潤。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記載：「寒露，九月節。露氣寒冷，將凝結也。」想來，給節令命名的古人是多麼的質樸而又浪漫，看到了露水，感受到了實質在在的清透的寒意，就有了美妙的寒露，有露有寒才能叫寒露呀！寒露的到來，似乎是在悄無聲息中的。幾天前一切都還好，暖風和煦，人們身上也只穿着襯衣短袖。寒露一來，涼風乍起，暖秋不知不覺退了場，留下秋風掃落葉的聲音，彷彿是秋天最長情的告白。

寒露有三候：「一候鴻雁來賓；二候雀入大水為蛤；三候菊有黃華。」寒露時節，雖然能夠感受到近乎初冬的寒冷，但也會有秋深深、葉黃黃的秋天氣象。天高雲淡，大雁南歸，金菊正燦爛。到了寒露，真正的秋天也來到了我們的身邊，春華秋實，春耕秋收。路邊攤兒擺放得滿滿當當的柿子、紅彤彤的棗兒和石榴，還有香甜的大雪梨，無不都是秋天的恩惠。我願相信，秋天原是屬於果木的天下的。

晚上，絲絲冷意在涼風的根深蒂固中蛻變成了襲人的寒意，露珠又一次在夜的簾幕下輕輕滋生、瘋長。一彎明月斜斜地掛在遙遠的天際，一抹清涼如洗的月光灑遍了海角天涯，鋪天蓋地地灑向人間，這一句：秋深露重，願君保重！